卷之一 古艳部

升　　官

官升职,谓其妻曰:"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。"妻曰:"官大不知此物亦大不 ?"官曰:"自然。"及行事,妻怪其藐小如故。官曰:"大了许多,汝自不觉着。"妻曰:"如何不觉 ?"官曰:"难道老爷升了官职,奶奶还照旧不成 ?少不得我的大,你的也大了。"

【译文】有一个官员晋升了职务,便对他的妻子说:"我的官职比以前更大了。"妻子说:"官大了,不知那物件也大了没有 ?"官员说:"那是自然。"等到行房的时候,妻子责怪它仍像以前一样藐小。官员说:"已经大了好多,只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。"妻子说:"怎么会感觉不到 ?"官员说:"难道老爷升了官职,奶奶还会照旧不成 ?无疑是我的大了,你的也大了。"

比　　职

甲乙两同年初中,甲选馆职,乙授县令。甲一日乃骄语之曰:"吾位列清华,身依宸禁,与 年兄做有司者,资格悬殊,他不具论,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,身分体面,何啻天渊!"乙曰:"你帖上能用几字?岂如我告示中的字,不更大许多?晓喻通告,百姓无不凛遵恪守,年兄却无用处。"甲曰:"然则金瓜黄盖,显赫炫耀,兄可有否 ?"乙曰:"弟牌棍清道,列满街衢,何止多兄数倍!"甲曰:"太史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章,名标上苑,年兄能无羡慕乎 ?"乙曰"∶弟有朝廷印信,生杀之权，惟吾操从，视年兄身居冷曹，图章私刻，谁来怕你？"甲不觉词遁,乃曰"∶总之,翰林声价值千金。"乙笑曰"∶吾坐堂时,百姓口称青天爷爷，岂仅千金而已耶？"

【译文】甲乙两人是刚刚一起考中进士的同年。甲被选为翰林，乙被授为县令。甲有一天骄傲地对乙说："我的职位清雅，身在宫中，和年兄做地方官的，资格悬殊，其他的不说，单讲就选时拜客用的大字名帖儿，身份和体面的差别，何止天渊！"乙说："你帖子上能用几个字，哪里能像我告示中的字，不是要更大许多吗？晓喻通告，百姓无不遵奉恪守，年兄您却没有地方铺排。"甲说："然而金瓜黄盖,显赫炫耀,年兄您可有么 ?"乙说"∶小弟我牌棍清道，列满街中，强似年兄何止数倍？"甲说："太史备好图章，名字标在上苑,年兄能不羡慕么 ?"乙说"∶小弟我有朝廷印信,生杀大权,由我操纵，再看年兄身居冷职，图章都是自己刻的，谁会怕你？"甲不觉有些难以措词，便说："总而言之，翰林的声誉可以价值千金。"乙笑着说："我坐堂时百姓们口称青天大老爷，何止是千金价钱？"

发　利　市

一官新到任，祭仪门前毕，有未烬纸钱在地，官即取一锡锭藏好,门子禀曰"∶老爷,这是纸钱,要他何用 ?"官曰"∶我知道,且等我发个利市着。"

【译文】有一个官员刚刚到任，在门前举行祭祀仪式结束以后，有尚未烧尽的纸钱留在地上。那官员便取了一个锡箔做的银锭藏好。门子禀告说"∶老爷,这是纸钱,要它有什么用处 ?"那官员说"∶我知道,权且当成是我一上任就发了一个小财。"

贪　　官

有农夫种茄不活,求计于老圃,老圃曰:此不难,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。'问其何故,答曰:有钱者生,无钱者死。"

【译文 }有一个农夫种茄子种不活，便向一个种菜的老圃去请教，老圃说："这并不困难，只要在每个茄子棵的下面埋一文钱就能活了。"农夫问这是什么缘故，老圃回答说："有钱者生，没钱者死。"

有　　理

一官最贪，一日拘两造对鞫，原告馈以五十金。被告闻知，加倍贿托。及审时，不问情由，抽签竟打原告。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:小的是有理的。'官亦以手覆曰:奴才,你虽有理,'又以手一仰曰:他比你更有理哩!"

【译文】有个官员最为贪心，有一天他抓来诉讼的双方准备进行审讯，原告给他送了五十两银子，被告听说后，加倍贿赂。到了审讯的时候，官员不问情由，抽签便打原告。原告把手伸开成为五个数的形状说:小的是有理(礼)的呀!'那官员把手朝下一翻说："奴才,你虽然有理(礼),'又把手一仰说:他比你更有理(礼)哩!"

取　　金

一官出朱票，取赤金二锭。铺户送讫，当堂领价。官问："价值几何?'铺家曰:平价该若干,今系老爷取用,只领半价可也。"官顾左右曰:这等,发一锭还他。'发金后,铺户仍候领价。官曰："价已发过了。'铺家曰:并未曾发。'官怒曰:刁奴才,你说只领半价，故发一锭还你，抵了一半价钱，本县不曾亏了你，如何胡缠？

快撵出去！”

【译文】有一个县官拿出朱红的金票，要取两锭赤金。店铺把金子送给他以后，要当堂收取钱票。县官说：“价钱多少？”铺家说：“按平价应该是个大数，现在是老爷取用，只收半价就可以了。”县官对身边的随从说：“这么说，拿出一锭来还给他。”还给他其中一锭以后，铺家还是等着收钱。官员说：“钱已经给过了。”铺家说：“并没有给呀！”官员发怒说：“刁奴才，你说的只收半价，所以就拿一锭还给你，抵了一半的价钱，本县并没有亏你，为什么还要胡缠？快给我撵出去！”

糊　　涂

一青盲人涉讼，自诉眼瞎。官曰：“你明明一双清白眼，如何诈瞎？”答曰：“老爷看小人，是清白的；小人看老爷，却是糊涂得紧。”

【译文】一个睁眼瞎子要打官司，自己说是瞎眼，官员说：“你明明是一双清白眼，为什么假装瞎子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老爷看小人，是清白的；小人看老爷，却是糊涂得很！”

不　　明

一官断事不明，惟好酒怠政，贪财酷民，百姓怨恨，乃作诗以诮之云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荧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官员断事不明，一味喜欢喝酒，懈怠政事，贪图钱财，坑害民众，百姓十分怨恨，于是便作诗来讽刺他说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荧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只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。”

启　　奏

一官被妻踏破纱帽，怒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：臣妻罗唣。昨日相争，踏破臣的纱帽。”上传旨云：“卿须忍耐。皇后有些惫懒，与朕一言不合，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官员被妻子踩破了纱帽，他愤怒地上奏皇帝说：“臣启奏陛下，臣的妻子胡搅蛮缠。昨天臣和她争辩，她就踩破了臣的纱帽。”皇帝传下圣旨说：“爱卿要暂时忍耐一下，皇后娘娘有些疲惫懒惰，和朕一句话不合，便把朕的平天冠打了个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个屎蛋。”

偷　　牛

有失牛而讼于官者，官问曰：“几时偷去的？”答曰：“老爷，明日没有的。”吏在旁不觉失笑。官怒曰：“想就是你偷了。”吏洒两袖曰：“任凭老爷搜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人丢了一头牛，就到官府去告状，官员问他说：“什么时候偷去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老爷，是明天丢失的。”府吏在旁边听了，不觉笑出声来。官员发怒说：“想必就是你给偷了。”府吏把两只袖子一甩说：“任凭老爷搜。”

避　　暑

官值暑月，欲觅避凉之地，同僚纷议。或曰，某山幽雅；或曰，某寺清闲。一老人进曰：“山寺虽好，总不如此座公厅，最是凉快。”官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别处多有日头，独此处有天无日。”

【译文】正当盛暑的时候，一个官员想找个乘凉的地方，同僚们议论纷纷，有的说，某某山很幽雅；有的说，某某寺很清闲。有一个老人进言说：“山寺虽然很好，总是不如这座衙门的大厅里最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凉快。”官员说：“怎么见得？”老人回答说：“别处大多都有日头，惟独这里是有天无日。”

强　盗　脚

乡民初次入城，见有木桶悬于城上，问人曰：“此中何物？”应者曰：“强盗头。”及至县前，见无数木匣钉于樵楼之上，皆前官既去，而所留遗爱之靴。乡民不知，乃点首曰：“城上挂的强盗头，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乡民初次进城，看见有个木桶悬在城墙上，就问别人说：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”有人回答说：“是强盗的头。”等到了县城跟前，看见有无数木匣子钉在鼓楼上面，都是前任长官调走后留下的表示对百姓爱心的靴子。乡民不知道，便点头说：“城上挂的是强盗头，这里挂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属　　牛

一官遇生辰，吏典闻其属鼠，乃醵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甚喜，曰：“汝等可知奶奶生日亦在目下乎？”众吏曰：“不知。请问其属。”官曰：“小我一岁，丑年生的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官员的生日到了，下属官吏听说他属鼠，便让众人凑集黄金铸了一个老鼠为他贺寿。那个官员非常高兴，又说：“你们可知道奶奶的生日也在眼前了么？”众属吏说：“不知道。请问她是什么属相？”那官员说：“比我小一岁，是丑年生，属牛的。”

同　　僚

有妻妾各居者，一日妾欲谒妻，谋之于夫，当如何写帖。夫曰：“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”妾问其义何居，夫曰：“同僚写帖，皆用此称

呼,做官府之例耳。’妾曰:‘我辈并无官职,如何亦写此帖?’夫曰:“官职虽无,同僚总是一样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人的妻子和妾分开居住,一天妾想去见见妻子,和丈夫商议,帖子应该如何写。丈夫说:‘应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’妾问他这是什么意思,丈夫说:‘同僚写帖子,都是用这种称呼,这不过是官府中的通例。’妾说:‘我们并没有官职,为什么也写这种帖子?’丈夫说:‘官职虽然没有,同僚(音同‘屎’,男性生殖器)总是一样的。”

家　　属

官坐堂,众后中有撒一响屁,官即叫:‘拿来!’吏禀曰:‘老爷,屁是一阵风,吹散没影踪,叫小的如何拿得?’官怒云:‘为何徇情买放?定要拿到!’皂无奈,只得取干屎回销:‘禀老爷,正犯是走了,拿得家属在此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官员坐堂,众人中有的放了一个响屁,官员就大叫道:‘给我抓过来!’差役禀告说:‘屁是一阵风,吹散没影踪,叫小的怎么去抓?”官员发怒道:“为什么徇情买通把他放走?一定要抓到!’差役无奈,只好取了点干屎交差,说道:‘回禀老爷,正犯已经逃走,这里抓到了它的家属。”

州　　同

一人最好古董。有持文王鼎求售者,以百金买之。又一人持一夜壶至,铜色斑驳陆离,云是武王时物,亦索重价。曰:‘铜色虽好,只是肚里甚臭。”答曰:“腹中虽臭,难道不是个周(州)铜(同)?”

【译文】有个人最喜爱古董。他遇见一个人拿着文王鼎出售,便以一百两银子把它买下。又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夜壶来到,铜色

斑驳陆离，说是武王时候的东西，也索要高价。这个人说：“铜色很好,只是肚子里臭得很。’那个人回答说“:肚里虽然很臭,难道不是个周铜(音同‘州同’,府官的佐吏)?”

衙官隐语

衙官聚会,各问何职。一官曰“:随常茶饭掇将来。’盖义取现成(县丞)也。一官曰“:滚汤锅里下文书。’乃煮(主)簿也。一官曰“: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’问者不解,答曰“:典屎(史)。”

【译文】衙门的官员在一起聚会，各自相问担任什么职务。一个官员说“:我是随常茶饭端过来。’就是现成(县丞)的意思。一个官员说“:我是滚汤锅里下文书。’就是煮簿(主簿)。另一个官员说“:我是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’提问的人不懂是什么意思,那人回答说“:典屎(典史)。”

太监观风

镇守太监观风，出“后生可畏焉”为题，众皆掩口而笑。当问其故，教官禀曰：“诸生以题目太难，求减得一字也好。”当笑曰：“既如此,除了‘后’字,只作‘生可畏焉’罢。”

【译文】镇守太监初到地方任职时,对士子进行考试,以‘后生可畏焉’为题,众人觉得语气词‘焉’字用得多余,都捂住嘴笑。太监问是怎么回事，教官回报说：“学生们认为题目太难，请求减去一个字才好。’太监笑着说“:既然这样,那就除掉‘后’字,只来作‘生可畏焉’吧。”

常　　礼

内相见人撒尿，喜甚。与他过来一看，其人脱裤，见此物尚在

抖动,内相拍掌大喜曰:"我的乖儿,见我公公,只消常礼儿罢了。"

【译文】一个翰林学士看见有人撒尿，非常高兴。就让那人走过来看一看，那人因为是脱了裤子的，下面的物件还在抖动，翰林拍掌大笑说："我的乖儿子，见到我这位公公，只要行通常的礼节就行了。"

念 敕 本

一辽东武职,素不识字,一日被论,使人念敕本云:"所当革职回卫者也。'因痛哭曰:'‘革职回卫’还是小事,这‘者也’二字怎么当得起!"

【译文】一个辽东的武官,素来不识字,有一天被人参奏,差官给他念皇上降下的敕令,其中写道:"所当革职回卫者也。'于是失声痛哭说:'‘革职回卫’还是小事,这‘者也’两个字怎么担当得起!"

武 弁 夜 巡

一武弁夜巡，有犯夜者，自称书生会课归迟。武弁曰："既是书生,且考你一考。'生请题,武弁思之不得,喝曰:"造化了你,今夜幸而没有题目。"

【译文】有一个武官夜间巡逻，遇到了一个违犯禁令夜间行路的人，自称是书生，与文友聚会，回来晚了。武官说："既然是书生，我来考你一下。"书生请他给出题目，武官想了半天想不出来，便大声喝道:"便宜了你,今晚幸好没有题目。"

垛 子 助 阵

一武官出征将败，忽有神兵助阵，反大胜。官叩头请神姓名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神曰："我是垛子。"官曰："小将何德，敢劳垛子尊神见救？"答曰："感汝平昔在教场，从不曾有一箭伤我。"

【译文】一个武官出征将要失败，忽然有神兵助阵，反而大获全胜。武官叩头请问神的姓名，神说："我是垛子（土筑的箭靶）神。"武官说："小将有什么功德，敢劳驾垛子尊神搭救？"神回答说："感激你平时在教场训练时，从来没有一箭射伤过我。"

进　士　第

一介第横行于乡，怨家骂曰："兄登黄甲，与汝何干，而豪横若此！"答曰："你不见匾额上面，写着进士第（弟）么？"

【译文】有一个进士的弟弟在本乡横行霸道，怨恨他的人骂他说："哥哥登了黄榜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，竟然这么蛮横！"那人回答说："你没有看见我家的匾额上写着'进士第（弟）'么？"

及　　第

一举子往京赴试，仆挑行李随后。行到旷野，忽狂风大作，将担上头巾吹下。仆大叫曰："落地了。"主人心下不悦，嘱曰："今后莫说落地，只说及第。"仆颔之，将行李拴好，曰："如今任你走上天去，也不会及第了。"

【译文】有一个举子前往京城去应试，他的仆人挑着行李跟在后面。走到了旷野，忽然狂风大起，将担子上的头巾吹了下来。仆人大声叫道："落地了。"主人觉得与"落第"同音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嘱咐他说："今后不要再说落地，只说及地（与'及第'同音，指科举考中）。"仆人点头答应，赶忙把行李拴好，说："现在任凭你走到天上去，再也不会'及地'了。"

嘲 武 举 诗

头戴银雀顶，脚踏粉底皂。也去参主考，也来谒孔庙。颜渊 喟然叹，夫子莞尔笑。子路愠见曰：这般呆狗屪，我若行三军，都去喂马料。

【译文】(同上)

封　　君

有市井获封者,初见县官,甚踧踖,坚辞上坐。官曰:"叨为令郎同年,论理还该侍坐。'封君乃张目问曰:"你也是属狗的么?"

【译文】有个街市小民获得了朝廷的封赏，初次见到县官，非常拘谨，坚持推辞在上位就坐。县官说："有幸成为您儿子的同年(同榜考中的人),论理我应该在下位陪坐。'那人误以为'同年'是指同岁的人,于是睁大眼睛问道:"你也是属狗的么?"

老　　父

一市井受封,初见县官,以其齿尊,称之曰'老先",其人含怒而归。子问其故，曰："官欺我太甚，彼该称我为老先生才是，乃作歇后语叫甚么'老先'，明系轻薄。我回称也不曾失了便宜。"子询何以称呼，答曰："我本应称他老父母，今亦缩住后韵，只叫他声'老父'。"

【译文】有一个街市小民受了朝廷封赏，初次见到县官，因为他年龄大了，县官便称他为"老先"，那个人生气地回去了。他儿子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："县官欺我太甚，他应该称我为老先生才对，却作歇后语叫什么'老先'，明明是轻视我。我回称时也没让他占了便宜。"儿子问他是怎么称呼县官的，他说："我本应该称他为老父母,今天也缩掉了后面一个字,只叫了他一声'老父'。"

公 子 封 君

有公子兼封君者,父对之,乃欣羡不已。讶问其故,曰:"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,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"

【译文】有个公子(豪门贵族子弟),又兼成为封君(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者),他父亲面对着他,羡慕不止。他奇怪地问是什么原因,他父亲说:"你的爹既胜过我的爹,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"

送 父 上 学

一人问公子与封君孰乐,答曰:"做封君虽乐,齿已衰矣,惟公子年少最乐。"其人急趋而去。追问其故,答曰:"买了书,好送家父去上学。"

【译文】有个人问做公子和做封君哪个更快乐,被问的人回答说:"做封君虽然快乐,但是年纪已经老了,只有做公子正在年少最为快乐。"那个人听了急忙快步走开了。有人追上去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,他回答说:"我赶快去买些书,好送父亲去上学。"(意思是让父亲赶快成个显要人物,自己好做少年公子)

纳 粟 诗

赠纳粟诗曰:"背车(言三百两)买得截然高,周子窗前(言草也)满腹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(言考也),焕乎其有(言文章)没分毫。"

【译文】有人通过捐粮换取了一个官爵,人们便赠了他一首诗说:"背车(指三百两)买得截然高,周子窗前(指草)满腹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(指考),焕乎其有(指文章)没分毫。"

考　监

一监生过国学门，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，问门上人者：“然则打欤？罚欤？锁欤？”答曰：“出题考文。”生即哂然，曰：“咦，罪不至此！”

【译文】有一个监生（入国子监就读的学生）从国学的门前走过，听到祭酒（国学长官）正在非常生气地对两个学生进行惩治，他就问门上的人说：“这是要打，要罚，还是关起来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出题考文章。”监生听了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咦，他的罪不会有这么大吧！”

坐　监

一监生妻屡劝其夫读书，因假寓于寺中。素无书箱，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。脚夫中途疲甚，身坐担上，适生至，闻傍人语所坐《通鉴》，因怒责脚夫。夫谢罪曰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监（鉴），弗怪弗怪！”

【译文】有一个监生的妻子屡次劝他的丈夫读书，于是就让他借住在寺庙里。他平时没有书箱，便叫来脚夫用罗筐挑着书先去。脚夫中途非常疲惫，便坐在担子上休息一下，正好监生来到，听别人说他下面坐的是《通鉴》，于是便愤怒地斥责脚夫。脚夫谢罪说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监（鉴），请不要怪罪，不要怪罪！”

不　往　京

一监生娶妾，号曰“京姐”，妻忌甚。夫诣妾，必告曰：“京里去。”一日欲往京去，妻曰：“且在此关上纳了钞着。”既行事讫，妻曰：“汝今何不往京？”生曰：“珑也没有一些在肚里，京里去做甚么？”

【译文】一个监生娶了个妾，称她作“京姐”，他的妻子非常嫉

妒。每次丈夫到妾那里去,总是告诉妻子说:到京里去。”有一天他想往京里去,妻子说:你先在我这一关上纳了税再说。”二人行过那事以后,妻子说:你现在为什么不往京里去了?”监生说:肚子里一点本钱都没有了,还到京里去干什么?”

咬　飞　边

贫子途遇监生,忽然抱住咬耳一口。生惊问其故,答曰:“我穷苦极矣,见了大锭银子,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!”

【译文】一个穷青年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监生,忽然抱住他在耳朵上咬了一口。监生惊奇地问是什么缘故,他回答说:“我穷得太很了,看见了大锭的银子,为什么不咬些飞边用用!”

入　　场

监生应付入场,方出,一故人相遇揖之,并揖路旁猪屎。生问此臭物,揖之何为,答曰:他臭便臭,也从大肠(场)里出来的。”

【译文】一个监生到考场参加考试,刚刚出来,有个老朋友和他相遇,就给他作揖,接着又向路旁的一堆猪屎作揖。监生问他,对这种臭东西,作揖做什么,朋友回答说:它臭是臭,但也是从大肠(与‘考场’的‘场’字同音)里出来的。”

书　　低

一生赁僧房读书,每日游玩。午后归房,呼童取书来。童持《文选》,视之曰:低。”特《汉书》,视之曰:低。”又持《史记》,视之曰:低。”僧大诧曰:此三书熟其一,足称饱学,俱云低,何也?”生曰:我要睡,取书作枕头耳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一个书生赁了一所僧人的房子读书,每天出去游

玩。有一天午后才回到房子里，他叫书童给他把书拿来。书童拿来《文选》,他看了看说:'太低。'拿来《汉书》,他看了看说:'太低。'又拿来《史记》,他看了还是说:'太低。'僧人十分惊诧地说："这三种书熟悉其中的任何一种，就足可以称为饱学之士，为什么都还说低呢?"书生说:'我要睡觉,拿书只是当个枕头罢了!"

监 生 娘 娘

监生至城隍庙，傍有监生案，塑监生娘娘像。归谓妻曰："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，连你的像，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。"

【译文】监生到了城隍庙，旁边有个监生桌子，上面塑有监生娘娘的神像。他回来后对妻子说："原来我们监生是这么尊贵，连你的像都早已塑在城隍庙里了。"

监 生 自 大

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各要争大，城里者耻之曰："我们见多识广，你乡里人孤陋寡闻。"两人争辩不已，因往大街同行，各见所长。到一大第门首，匾上"大中丞"三字，城里监生倒看，指谓曰："这岂不是'城中大'?乃一征验。"又到一宅，匾额是"大理卿"，乡下监生以卿字认作乡字，忙亦倒念，指之曰："这是'乡里大'了!"两人各不见高下。又来一寺门首，上题"大士阁"，彼此平心和议曰:'原来阁(各)士(自)大!"

【译文】城里的监生与乡下的监生互相争高比大，城里的羞辱乡下的说："我们见多识广，你们乡里人孤陋寡闻。"两人争辩不止，于是便到大街上一同行走，各自显示自己的专长。走到了一座大府第的门口，匾上有"大中丞"三字，城里的监生倒过来看，指着上面跟对方说："这不就是'丞（城）中大'么?这就是一个验证。"又走到一所宅院，匾额上写的是"大理卿"，乡下监生把卿字当成

了鄉(乡)字,赶忙倒着念,指着上面说:这可是‘乡里大’了!”两人没有分出高低。又来到一个寺院门口,上面写着“大士阁”,两人见了,平心静气地和解道:原来是阁士大(各自大)!”

打　丁

一人往妓馆打丁毕,妓牵之索谢。答曰:“我生员也,奉祖制免丁。”俄焉又一人至,亦如之。妓曰:为何?”答曰:我监生也。”妓曰:监生便怎么?”其人曰:岂不知监生从来是白丁?”

【译文】有个人前往妓院去打丁(嫖妓)完毕,妓女拉着他的手索要报酬。他回答说:我是生员,继承祖上的特权免除丁税。”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嫖过而不给付钱。妓女说:“你是为什么?”那人回答说:我是监生。”妓女说:监生便怎样?”那人说:“难道你不知道监生从来都是白丁(双关语:不识字的人称白丁,这里又指嫖妓不付钱)么?”

王　监　生

一监生姓王,加纳知县到任。初落学,青衿呈书,得“牵牛”章,读诵之际,忽问那‘王见之’是何人,答曰:此王诵之之兄也。”又问那‘王曰然’是何人,答曰:此王曰叟之弟也。”曰:妙得紧,且喜我王氏一门,都在书上。”

【译文】一个监生姓王,通过纳钱买了一个知县职务,这天到任。初次到学校视察,学生把书本呈给他看,他翻到了“牵牛”一章,读诵之中,忽然问道:那‘王见之’(原文并非人名,王指君王)是什么人。”学生调侃说:这是王诵之的哥哥。”知县又问:那‘王曰然’(原意亦非人名)是什么人?”学生调侃说:这是王曰叟的弟弟。”知县说:妙得很呀,庆幸我王氏家族都写在书上。”

自 不 识

有监生穿大衣，带圆帽，于着衣镜中自照，得意甚，指谓妻曰：“你看镜中是何人？”妻曰：“臭乌龟，亏你做了监生，连自（字）不识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个监生穿了一件大衣，戴着一顶圆帽，对着穿衣镜自照，非常得意，便指着镜子对他妻子说：“你看镜子里是谁？”妻子说：“臭乌龟，亏你还做了监生，连自（字）都不认识！”

监 生 拜 父

一人援例入监，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。仆曰：“父子如何用帖？恐被人谈论。”生曰：“不然，今日进身之始，他客俱拜，焉有亲父不拜之理？”仆问：“用何称呼？”生沉吟曰：“写个‘眷侍教生’罢。”父见，怒责之。生曰：“称呼斟酌切当，你自不解。父子一本至亲，故下一‘眷’字；‘侍’者，父坐子立也；‘教’者，从幼延师教训；‘生’者，父母生我也。”父怒转盛，责其不通。生谓仆曰：“想是嫌我太呆了，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。”

【译文】有一个人捐资入了国子监读书，便吩咐家人备办帖子拜见老父亲。仆人说：“父子之间怎么用帖，恐怕会被别人议论。”生员说：“不对，今天是身份提高的开始，其他客人都拜见，哪有不拜见亲生父亲的道理！”仆人问：“用什么称呼？”那生员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就写个‘眷侍教生’吧。”父亲见了，生气地斥责他。生员说：“这称呼斟酌得很恰当，你自己不理解罢了。父子本是至亲，所以用一个‘眷’字；‘侍’字是说父亲坐着，儿子站立；‘教’字指自幼请老师教训；‘生’字是指父母生养了我。”他父亲的怒气更大了，斥责他狗屁不通。生员对仆人说：“想必是嫌我太呆板了，你去另换个‘晚生’（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谦称呼）帖儿来吧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